

冯渊专栏·原乡物什

信笔扬尘

风雅颂

坐火桶的人

下雪了，火桶最好取暖。火桶里放烧过的硬柴。硬柴包括斫刀砍好的栲栳、从大树上剔下来的树丫，还有高粱秆、芝麻秆、棉花秆。硬柴烧过之后，火焰灭了，火势还在，放到火桶底部，上面再盖一层稻草的灰烬，可以暖好长时间。觉得不暖了，拿剪子从火桶边缘插进去，轻轻撬动一下，死灰就复燃了。没有硬柴，用砬糠也行，砬糠是粮站加工稻谷剩下的稻子最外层的壳，没有磨碎，就像葵花籽的两瓣壳。喂猪的是米皮糠，砬糠只能做柴火。

烧火桶最好用栎炭，栎炭火力大，时间长，乌冈栎、青冈栎烧的炭最好。

我读初一那年，住在父亲的供销社宿舍。冬天，父亲单位每个职工分了八篓栎炭。

无论外面下多大雪，刮多大风，我的火桶里始终燃烧着炭火。火桶放在桌边，我坐在火桶里写作业。困了，身子往火桶里一缩，整个人就暖融融、热烘烘了。父亲用的是铁火盆，火盆上面架的是铁算子。我将包装纸箱拆开来垫在上面，躺在火桶里，透过窗玻璃，看着外面飞舞的雪花。看着看着，有时就睡着了。冬日黄昏，天阴阴的，风吹过电线发出啸叫，等我睡醒过来，火桶的温度降下去了，掀开纸箱皮，栎炭上面是白净的细腻的一层灰烬。窗外是淡淡的灰黑色，有人在院子里铲雪，铁锨碰在水泥地上，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风也停了，巨大无边的黑暗扑过来，我感到了一种很少经历的惆怅。

这样的冬天过了三年。

1983年正月的黄昏，供销社在门厅放电视，附近不少村民都来观看。大都是年轻人，还有孩子。我在二楼的房间里看一本诗集。夕阳照进我的窗户，白墙涂上了一点点浅浅的胭脂颜色。我坐在火桶里读诗：

披着粉带的晚霞从西天/温存地聆听着深沉的歌调/柔情地望着遥远的星星/大地正朝着天空微笑。

柔丝般的草儿垂下脖颈，/含香脂的松树吐出芳香/啊，你们——草地和密林/春色醉得我如痴似狂。

我的窗外是瓦房、稻草垛、鸡鸭和狗。没有诗歌中的稠李树、白桦、峭壁、夜莺和苍鹭。只有一条冬天的河，河床裸露，河心还有一点水，背阴的地方结了冰，水鸟飞到远处的芦苇丛了。我看到诗人这么喜欢他身边的草和树，星星和天空；而我，从未这样看过过我身边的事物：大地正朝着天空微笑，春色醉得我如痴似狂。这样的眼光和心情让我十分惊讶。放下诗集，对着窗外寥廓的天空，我看到夕阳的红色渐渐淡退，不远处的田里有冒雪生长的油菜，也有了一种很少出现过的亲切感。

夜色笼罩了村庄，寒冷的天幕上，亮起了星星。“一颗孤星从云背后窥探，像一滴水掉落到地上。”——那滴水马上就滴到了我的心里，这种微妙的感受，让我欣喜，又让我有点羞怯，我仿佛飞到了村庄上空，成了一只白色的大鸟，看到了我平日里从未看到的东西：穿着蓝衣服的小姑娘走在化雪的堤坝上，夜晚上冻了，我听见她的棉鞋踩在冰屑上的声响，她手里提着小竹篮，篮子里有两节泥藕，水塘都结冰了，她要到哪里去洗呢？一个男孩，点着一个炮仗，放在一条黑狗的后面，黑狗机警地跑开了，炮仗将一堆残雪炸在男孩身上。

晚上，他们在大厅里看电视。我在火桶里继续读我的诗集。电视机里传来男人粗糙的笑声、女人夸张的哭声。不久，有几个孩子对电视失去了兴趣，跑到二楼来，敲开了我的门。你在干什么呢？你这里真暖啊。你们看，他的火桶里都是栎炭呢。一个小姑娘说。

栎炭要配铜火炉。一个大男孩说。你在读书吗？盯着我的笔记本，又说，你写的字我认得，叶——叶什么，宁？

叶赛宁，一个俄罗斯诗人。俄罗斯是什么？小姑娘问。男孩说，外国。小姑娘十一二岁，就是那个踩着冰屑去水塘边洗泥藕的姑娘。小姑娘瘦小的瓜子脸，嘴角上扬，她正好奇地望着我。我注意到她头发上扎着绿色玻璃丝线，那绿色闪着光亮，让她看上去就像田野上一棵刚刚长叶子的小桃树。你一个人坐在火桶里，哪也不去玩，也不做什么？我念书。那你念给我们听听吧。

我幸福，因为我揉过花朵，在草地打过滚，我从不曾敲打小狗的头，对它们像对幼小的弟兄。……在一堆人里我没有好朋友，我属于另一个王国。我想把我漂亮的圆脖，系在一条小狗的脖子上。

你喜欢狗？不要把围脖套在狗头上，狗会咬你。小姑娘盯着我说。

栎炭的暖气让每个人的脸上红扑扑的，读诗、说话让人的眼睛亮闪闪的。我下午从诗句里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晚上，真实世界朝我走来，我又觉出了一种渺茫的失望。我在这两种情绪中摇摆，我无法跟任何人说出这种冲突给我带来的困惑。

孩子们轰一声散去了，他们临走时对火桶里的栎炭又发出了一片赞叹。小屋很快恢复了平静。我拿起诗集，随手翻开的，是这样几句：“我记得，亲爱的，记得你那柔发的闪光；命运使我离开了你，我的心沉重而悲伤。”

别说命运，我的一切都还没有开始，尽管如此，这些诗句还是给我带来了一些伤感的气息，冲淡了我下午的欣喜。

熄灯睡觉前，我又站在窗边，遥望无垠的夜空，墨黑的天幕上有闪烁的星点，我没有看到大地在对天空微笑。我感到原来缩在火桶里的完整的自己，被这个夜晚的笑闹声打开了、扰乱了。这个初春的夜晚，我有了一点从未体验的寂寞。

好多年后，我想起那个小姑娘，脑海里便出现了一大蓬一大蓬的绿叶，是那种春天刚刚长出来的绿叶，在树冠上，发出鲜嫩的光泽。春风艳阳里，它们起伏、颤动、摇晃，像极了青春的呼吸。



冯渊，望江人。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教研员，正高级教师，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2022年起，在《文汇报》《解放军文艺》《上海文学》《散文海外版》《美文》《飞天》等报刊发表作品近二十万字。

池塘似故人

刘峰

故乡多池塘，与乡亲们是那样的亲。即便出门多年，我依然能叫出它们的名字。

印象中，最大的一口池塘在村前，乡亲们干脆叫它“大塘”，它是周围几十口池塘的“老祖宗”，地位堪比《红楼梦》里的贾母。一年四季，它倒映着流云与飞鸟的影子，天光云影共徘徊，折射着日月星辰的光芒，将芦苇菖蒲等水生植物滋养，起着蓄水、排涝、抗旱、灌溉等功能，是五谷丰登坚实的守护神，与一村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最小的塘，坐落在村子东南隅，人们亲昵地唤之“么塘”。么者，排行最末。虽然小，但大家对待它却像对待么妹一样，有些宠它。它比一口潭大不了多少，却常年不涸不溢，绿水盈盈，清澈可鉴。听老人们讲，这是一口古池，附近曾有一座离亭，结果遭兵燹毁弃，遗下的风景，只有几株垂柳，令人产生沧桑之叹。

最美的一口塘，唤作“回雁塘”。“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每年晚秋，一行行大雁冉冉而下，鸭雁同塘，亲亲热热，击翅而鸣，拍水而啄，难分彼此，有一种“凫雁满回塘”的诗意。待到月上柳梢头，热闹好一阵子的池塘渐渐安寂下来。到了夜半，白露垂草，流萤梳织，偶来小风，芦苇飒飒，小雁梦呓，唤起了人们的无限柔情。



草原晨曦 李昊天 摄

灯月闲话

古人的“谐音梗”

赵锐

网络日渐发达，使得“谐音梗”层出不穷、泥沙俱下，有的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有的云山雾罩，让人难以捉摸；有的暗含嘲讽，使人心生不悦。各路网络达人“谐音梗”玩得不亦乐乎，乃至洋洋得意，殊不知，“谐音梗”早就是老祖宗几千年来玩剩下的东西了。

中国人性格内敛，追求含蓄蕴藉的审美取向，无论是日常交谈，还是写诗为文，多不喜欢直来直去，而是喜欢“曲径通幽”，以求委婉间接、体面雅致，而用谐音，恰好能有效达致这一结果。

早在《诗经》中，“谐音梗”就已大量出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看似在写景，实则“柳”谐音“留”，表达的却是惜别情谊；“标有梅，其实七兮”，看似在写梅子落了许多，实则“梅”谐音“媒”，抒发的却是大龄女子的盼嫁情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看似在写不用斧头无法砍取斧柄，实则“斧”谐音“夫”，作者真正想写的却是妻子婚配丈夫的事情。

连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都如此喜欢用“谐音梗”，后世文人自然更是大胆继承，勇于创新，将“谐音梗”玩出花儿来啦。“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莲”谐音“怜”；“春蚕到死丝方尽”，“丝”谐音“思”；“道是无晴却有晴”，“晴”谐音“情”……若是不懂古人的这些“谐音梗”，许多诗文的深意我们恐怕是难以准确探知的。

曹雪芹是“谐音梗”大师，《红楼梦》

中的“谐音梗”可以说俯拾即是。人名如甄士隐谐音“真事隐”，甄英莲谐音“真应怜”，娇杏谐音“侥幸”，贾家四位小姐元、迎、探、惜谐音“原应叹息”；地名如十里街谐音“势力街”，仁清巷谐音“人情巷”，葫芦庙谐音“糊涂庙”；物名如蜜青果谐音“觅情果”，“千红一窟”茶和“万艳同杯”酒，谐音“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等等。曹雪芹用“谐音梗”埋伏笔，暗示人物命运，但又没有直白点明故事走向，有效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神秘性乃至厚重感，真可谓妙极。

被用于歇后语的“谐音梗”也很多，外甥打灯笼——照旧，“旧”谐音“舅”；孔夫子搬家——净是输，“输”谐音“书”，四月的冰河——开动了，“动”谐音“冻”，简直不胜枚举。而且，“谐音梗”还被用于民间故事的构思。据传，纪晓岚与和珅在花园中饮酒，有条狗从他们身旁经过，和珅故意问：“是狼是狗？”“是狼”谐音“侍郎”，而纪晓岚当时恰好官居侍郎，和珅这样说，很明显是要侮辱他。纪晓岚想到和珅此时官居尚书，于是立刻回答道：“垂尾是狼，上竖是狗。”“上竖”谐音“尚书”。纪晓岚巧用“谐音”，不仅免于受辱，而且有力反击回去，把和珅弄了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谐音梗”在民间的使用就更广泛了。人们在春节等特殊日子，于门楣上粘贴的带有特殊图案的画中，用的便多是“谐音梗”：画五只蝙蝠，寓意“五福（蝠）临门”；画鱼戏莲叶间，代表“连（莲）

月亮出来亮汪汪，爹娘的呼唤从村口传来，大家才依依不舍上岸，一个个神清气爽，步履生凉。

而一到夜晚，池塘变得静谧无比，天上一轮明月，池里一轮明月，月儿宛若一块璧玉静沉在水底，又似一只金蟾蛰伏在那里，映射池塘，恰似水晶宫。在水月的映照下，鱼儿皆若空游无所依，“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当一缕微风拂来，池柳如丝丝青发不停拂动水中月，为村庄增添了几缕浪漫。

每逢“双抢”时节，夜半醒来，我常常不见父母，而窗外，池塘的出水口，水儿正哗哗淌着，夹着漫天的星光与闪烁的萤火，顺着沟渠，流向父母巡田的方向，汩汩灌溉，滋生希望。

其中一些池塘，见证过我青春的叛逆，收容过我的孤独、苦恼、悲伤——那些日子，我躺在塘埂上，听微风在草尖上吃语，看白云在水底缱绻，独自无边无际地冥思与幻想。关于一个少年的成长，只有池塘才知道。

时光犹如白驹过隙，一晃多少年又是多少年过去了，梦里的故乡池塘依旧碧水盈盈，那些好听的乳名依旧那么的鲜活，当年的伙伴依旧年少如昨。但愿他年衣锦还乡，一口口池塘犹在，春风不改旧时波，仿佛故人在等我。

葛徐栋的诗

采摘

山色青青
一条路的尽头是星云庐民宿
另一条路的尽头是青山断崖
想起天才阮籍，穷途而哭

我本是想采摘
空心泡或者蓬蘽（野草莓）
要把美味和童年送给你的

山溪宛转，白云出岫
一切还是梦中的样子
除了水声，除了鸟声
就是我想你的声音

瓷

江南的山
扑面而来
绿层层叠叠，化不开
如同瓷器的色彩一样

霁绿，深绿，橄榄绿
雾霾蓝，深天蓝，霁蓝
辣椒红，霁红，深红，豇豆红，晨曦红

每一款色彩，让静默的瓷器
歌唱，曲子中写满思念和等待

我在内心举起一把火
把自己烧成一款瓷器
釉色温润，深情款款，羞涩而热烈
献给你

朱俊春的诗

紫云英

我从田野走出
我从满目的紫云英里出去
云层的裂缝清晰可见
光芒被薄雾紧锁

河水依旧冰凉
衔泥的燕子推开门环
水稻的种子躺在温床
望眼欲穿

那些腐败的东西
终究成为泥土
催生出力量和花朵
而这些紫色的芬芳
深埋在岁月的红土里
成为牛蹄下的疼痛

樟树的叶

走过秋风萧瑟
熬过冰天雪地
在春风里经历史离死别

挂满枝头的红叶
是骄傲的勋章
每一个雨打风吹的夜
是你辞旧迎新的盛典
在这个脉络分明的季节
我不能想象
你以一种飘摇的方式坠落
究竟是喜悦还是不舍
我也不能确认
岁月和刀刀
哪一个更让人回味

但春天已然来临
嫩绿的叶和花
闪烁着又一个轮回

等着你睡醒

山野的风

阳光照着嫩绿的树叶
风儿轻轻拂过窗棂
云朵，飘在遥远的天际
他们都在
等着你睡醒

为你驿动的心
这一刻
只想这样静静地
等着你睡醒

你是我一世的爱人啊
惺忪的眉眼
散乱的云鬓
是一汪让我迷失的湖水
我从此沉沦
不能，也不想再挣扎
哪怕化作一棵水草
也是湖心的一个跳动

